

# 继承、发展、创新：王守仁建构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

##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Wang Shour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Characteristic Body of Knowledg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郭英剑（Guo Yingjian） 宋晓涵（Song Xiaohan）

**内容摘要：**王守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批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在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在美国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的成就尤为突出。他以全面认知文学传统为出发点，在继承前辈成就的基础上审视东西方文化，探究美国文学研究之道，开拓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学术之路。王守仁不仅从新的视角解读梭罗、凯瑟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而且持续关注莫里森等当代美国作家的创作，注重探索文学母题的新理解、新阐释。此外，他还开拓了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研究领域，深入探讨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王守仁的美国文学史、批评史研究旨在重构学术传统，以评促介、史论结合；王守仁对于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高屋建瓴、融汇中西，有助于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本文从中国对美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百年历史语境出发，试图全面论述王守仁在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学术贡献，以期为中国当下建设美国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王守仁；美国文学；中国特色；学术创新；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宋晓涵，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Wang Shour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Characteristic Body of Knowledg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most renowned scholars engaging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ang Shouren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foreign literature, with particularly notable accomplishments in the field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Starting with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traditions,

he has examined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on the foundation of inheri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his predecessors, explored the path of Ame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rved out an innovative academic route. Wang Shouren stands at the forefront of reinterpreting the works of classic writers, like Henry David Thoreau and Willa Cather, while also dedicating attention to modern American writers such as Toni Morrison. His work is centered on uncovering fresh interpretations and insights into literary themes. Moreover, he broadens the scope of his research to encompass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exploring both its scholarly importance and practical relevance. Wang Shouren'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its criticism are characterized by a unique approach that blends critique with historical context, aiming to rejuvenate academic traditions. His efforts in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an independent body of knowledg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with distinct Chinese-Characteristic are visionary. This approach not only integrates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but also amplifies the Chinese voice, elucidates Chinese features, and effectively represents China's image on the global stag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ontext of a hundred years of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attempting to comprehensively discuss Wang Shouren'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characteristic body of knowledg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useful inspiration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body of knowledge regarding Ame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China.

**Keywords:** Wang Shouren; American literature; Chinese-Characteristic; academic innovation; an independent body of knowledge

**Authors:** **Guo Yingjian**, is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fessor of English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His fields of studie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English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Email: yjguo@ruc.edu.cn). **Song Xiaohan**,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Her field of studies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songxh@ruc.edu.cn).

美国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发展迅速，已成为具有民族特色和世界影响的重要国别文学。我们国家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开始较大规模地译介美国文学，进而开展学术研究，迄今已有百年历史。纵览中国百年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发展史，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1920-1940 年代初创期，1950-1970 年代发展期，1980-2010 年代繁荣期，2010 至今的创新期。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我国学

界的美国文学研究开始走上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之路。应该说，正是从改革开放时期走过来的优秀学者，以他们三十多年骄人的学术成果，正在阔步进入我国的自主创新阶段，并将成为新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本文以王守仁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作为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美国文学研究界的杰出学者，是怎样探索美国文学的研究路径，如何以继承为根基、以创新为导向，不断成熟完善，进而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当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时代要求的学术之路。我们希望，通过探索王守仁的美国文学研究之路，让人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他们这一代学人已经在创建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中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

### 一、继承南大传统：王守仁美国文学研究的基础

王守仁的美国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80-1990年代的继承成长期，2000-2010年代的开拓发展期，以及2010年代至今的学术创新期。

在继承成长期，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风范对王守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守仁不仅借鉴吸收美国文学研究传统与前人研究成果，而且用实际行动反哺母校，巩固了南京大学在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只有扎根中国语境，秉承前辈优良传统，才能真正做到守正创新。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高校，其外语学科设立于1910年代。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英美文学研究界的创立者陈嘉先生、范存忠先生等长期在此任教，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历代南大外院人文脉相继，形成了赓续传承、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始终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王守仁对南大传统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学术思想上。单就美国文学研究而言，王守仁在学术之路伊始，就表现出将文学传统纳入文学整体进行考量的学术自觉。他的“从文学的整体性来认识文学的传统”（1991）一文批判了一味标榜新意而与传统割裂的单向度研究，揭示出前辈作家与后辈作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进而由作品内在化及文学接受理论切入，提出读者对作品的主观阐释承载着文学的整体性，并以女性主义为例探讨了文学传统内容的相对性，主张在吸收文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sup>1</sup>王守仁所倡导的，既非机械复颂前辈硕果，亦非全然否定前人经验。可以说，他秉持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观，坚持有所扬弃，批判地继承。他的研究是在充分吸取前辈治学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创新的根基是扎实且深厚的。

其次，王守仁对南大传统的继承，还体现在知行合一。他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期间，长期担任外国语学院院长之职，为南大外语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0年代，王守仁一直担任美国文

1 参见王守仁：“从文学的整体性来认识文学的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1991）：86-89。

学研究会（下称美文会）的秘书长（1991-2000），后来又担任副会长（2000-2012）。正是在他担任秘书长的十年间，美文会成为了国家一级学会。1991年第一届理事会第6次会议（济南）决定南京大学为美文会的驻所单位。当时，应民政部、教育部的社团组织管理要求，王守仁尽全力准备所需材料，为美文会的注册登记奔走操劳。1992年8月18日，美文会在国家民政部正式注册登记，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证》。更为重要的是，在王守仁等人的大力推动下，美文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成立最早的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一级学会，为其后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sup>1</sup>

王守仁凭借非凡的学术成就，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品格与处事风格，深受南大传统的影响，同时他也在身体力行，诠释着“宽德养士、至乐成学、吾道在国、与世恒新”的南大精神。

## 二、坚持学术创新：王守仁美国文学译介与作家作品研究的核心

王守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微观是指对作品的细读，基于文本，探幽烛微，提出新的解读，宏观是指对作家或文学发展进程的整体观照，视角独特，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走出了一条学术创新之路。他主张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坚持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持续开展文学创作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创新研究，注重探索文学母题的新理解与新阐发，挖掘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与世界话题，为当下美国文学批评提供灵感与启迪。

美国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译介是开展美国文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王守仁对此给予充分重视。在1990年代，他就发表了“论译者是创造者”（1992）、“谈翻译的忠实——读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1992）等文章，探讨翻译理论的建构，与此同时，他还躬行翻译实践，译介赛珍珠（Pearl S. Buck）的《群芳亭》（*Pavilion of Women*, 1946）等作品。到了21世纪的前十年间，他还在研究美国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惯于赞同——美国象征建构的转化》（2006）中负责翻译第四章“科顿·马瑟与美利坚的远景”，详细引介美国第一部史诗的作者。

在文学评论方面，王守仁在国内的第一篇美国文学研究文章是刊登在1988年《外国语》的“梭罗与儒家学说”。1990年代以来，他先后撰文研究凯瑟（Willa Cather）、塞林格（J. D. Salinger）、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厄普代克（John Updike）、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德里罗（Don DeLillo）、罗斯（Philip Roth）、多克特罗（E. L. Doctorow）、沃尔曼（William T. Vollman）等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迄今为止，他已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论文170余篇。其学术研究秉持继承与发

<sup>1</sup> 部分内容摘自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官网，详见 <http://www.casal.org.cn/index.php?s=/List/index/cid/13.html> Accessed 22 April 2024.

展的方法论，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王守仁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文学研究实践时，以改革开放为界，既对此前老一辈学者的成果给予了客观评述，又对此后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进展加以全方位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前，我们对美国文学的认知主要是围绕阶级性、人民性的角度开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者则继续吸收前期经验，注重凸显主体性，在细致分析、阐释的基础上加以比较、评估，争取有突破、有所创新。正如他在“外国文学研究呼唤创新”（2002）一文中所指出的，创新一方面可以概括为发现新问题、拓展新领域；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在老生常谈的语境中总结新规律、提出新见解。<sup>1</sup>比如，他在“梭罗与儒家学说”中就独辟蹊径地论证了儒家思想对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影响，体现出一种贯通中西的国际视野与学术思维，可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实践。可以说，这种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贯穿了他美国文学研究及教学的整个过程。

赛珍珠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任教，在此度过了她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岁月。王守仁注意到这位南大校友在中美文学与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工作的意义，是国内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开展赛珍珠研究的学者之一。1998年他与刘海平共同策划出版《赛珍珠作品选集》，担任全书副主编，并参与翻译赛珍珠作品《群芳亭》，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赛珍珠具有中美双重生活经历，深切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命运，曾凭借中国题材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普利策奖。终其一生，赛珍珠以向西方讲述、阐释中国故事为己任，纠正了长久以来对中国人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但是在建国初期，中美关系紧张，国内对赛珍珠的研究走向低谷，以至于其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人问津。直至20世纪末期，学界才开始重新审视赛珍珠文学创作的价值。《群芳亭》着力塑造了勤劳勇敢、自尊自强的中国女性形象，传达出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独特精神内涵。王守仁等人敏锐捕捉到这部作品中的先锋元素，以充满诗意的文笔将其译为中文引介至国内。这一方面宣传了自由进步的女权主义等思想，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国人对于赛珍珠的理解，为后续开展赛珍珠文学批评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译著，王守仁还积极开展对赛珍珠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创新研究。在批评界纷纷将眼光投向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三部曲时，王守仁撰文深入评析其传记《异邦客》（*The Exile*, 1936）和《战斗的天使》（*Fighting Angel*, 1936），客观公允地展示了赛珍珠的传教士父母身上体现出的悲剧色彩。而且，他由书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切入，解析出赛珍珠本人对各种形式殖民统治的质疑，强调赛珍珠在情感认同上与中国的天然亲近。这种认同感奠定了赛珍珠创作的基调，把握了这一内核，在研究赛珍珠

1 参见王守仁：“外国文学研究呼唤创新”，《文艺报》2002年12月3日，第4页。



众多其他文本时便有了着力点。此外，王守仁还评述了赛珍珠其他一些相对被忽略的作品，包括《同胞》（*Kinfolk*, 1949）《梁太太的三个女儿》（*The Three Daughters of Madame Liang*, 1969）等小说以及《感谢狄更斯》（“Thanks to Dickens”, 1936）等文章，系统分析其中海归派知识分子命运、抗战历史、土地情节、人性之美等多重主题，梳理赛珍珠与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渊源。王守仁推陈出新，发掘赛珍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智慧，将作品中反映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置于全球化语境下加以分析。他指出，赛珍珠所一直倡导的文化平等、文化自主、文化尊重和文化宽容，与打造和谐、合作、互补、互惠原则基础上的人类家园是一脉相承的。在当下继续深化赛珍珠研究，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

王守仁秉持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将文学与历史、社会相联系，关注它们之间的影响与互动。“论《一个失落的女人》中的双重视角”一文讨论了凯瑟对于有限视角与全知视角的整合，进而挖掘女主人公命运转化背后所反映出的“拓荒时代与金钱时代”（147）。这一时代转型，是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的绝佳范例。王守仁的学术创新还体现在对美国文学母题做出新的阐释方面。通过将文学作品置于社会语境，发掘传统主题中的新亮点，使经典作品焕发新生机。对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纳博科夫的《洛丽塔》（*Lolita*, 1955）、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以及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美国文学界多集中于探讨其中某位主人公的逃离意识，抑或是作品的旅行文学形式。王守仁的论文“汽车与 50 年代美国小说”视角新颖，说理严谨，不仅将四位经典作家综合起来考量，凝练出作品中所体现的“出走”的母题，而且还把这些 50 年代创作的作品与美国的“汽车时代”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与时代风貌联系在一起，深入分析了传统文学母题在美国 50 年代小说中的全新具象化展示。1950 年代，美国汽车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的变化。主人公们驱车出走，不仅是对复杂社会关系与家庭责任的逃离，也蕴含着在“西部情结”引领之下探索新可能的勇气。通过对汽车这一交通工具的深刻考察，王守仁见微知著，反思了垮掉派的生活理念与浮躁社会风气，将“出走”类文学作品的文化意蕴娓娓道来。他秉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强调文本中的“物”描写在表现现实中的作用，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批评的倾向。

考虑到建国以来，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历史原因，我国美国文学研究偏重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上半叶的部分经典文学，而对于当代美国文学的研究则略显薄弱这一状况，王守仁敢为人先，针对莫里森（Toni Morrison）、厄普代克等一系列当代美国作家持续开展创新性研究，出版发表了诸多著作与论文。可以说，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勃勃生机，离不开王先生早期的身先垂范与潜心耕耘。

王守仁在与前人观点的跨时空交锋中展现出卓越的学术韧性，他不仅在

继承中保留了前人的精华，更在扬弃中勇敢创新。从最初适应整体学术环境进行美国文学译介开始，到后来踏上前人未曾涉足的探索之路，王守仁的研究呈现出了一条从继承到发展、再到创新的学术轨迹。他传承前人的优秀成果，汲取丰厚的学术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着手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王守仁勇于挑战传统，以不同的视角审视美国文学，为美国文学领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动力。

### 三、开拓研究领域：王守仁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的关键

王守仁充满预见性地洞察到了美国族裔文学的活力与潜力。他在美国非裔、华裔、拉美裔文学等领域辛勤耕耘，深入探讨不同族裔文学的独特风格、历史渊源、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开拓了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研究领域。

早在1995年，他就著文分析华裔作家汤亭亭对花木兰故事的运用，指出《女勇士》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将现实与梦幻、历史与虚构揉和在一起，“两股叙述流汇成一股，形成一个声音——一个与压抑进行抗争的女性的呐喊作品”（“女性的呐喊——简析金斯顿的《白虎篇》”126）。1999年，王守仁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细致评述美国非裔小说家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 1952），认为这部小说的谋篇布局受到爵士乐的影响，是“一部勾勒认识自我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亦是一部反种族歧视的‘抗议小说’”（“一部听得见的小说——读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8）。

特别是，王守仁对美国非裔作家莫里森做了系统的综合研究。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也是继赛珍珠之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美国女性作家。王守仁时刻关注学术前沿，在莫里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于1999年推出专著《性别·种族·文化》。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莫里森的专著”（Du 95），标志着我国的莫里森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同于以往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介专著，《性别·种族·文化》没有局限于作家生平、创作主题与艺术技巧的罗列，而是把莫里森置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把莫里森研究同整个世纪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和文化、文学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为深入探究莫里森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思想文化和历史的框架”（杨博华 174）。这本书从点到面，以莫里森创作的长篇小说为切入点，系统论述了莫里森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对于把握黑人历史以及多元文化的排斥与融合具有重要价值。王守仁在书中告诫读者，在考察种族歧视时，要超越蓄奴制度继续刨根究底，探寻造成种种不公的根源，如此方可从底层发力冲破种族壁垒。《性别·种族·文化》第六章至第八章“美国黑人百年历史画卷（一）：从奴隶到自由人”、“美国黑人百年历史画卷（二）：从南方农村到北方城市”、“美国黑人百年历史画卷（三）：从排斥到融合”选用对仗式标题，依次对应赏析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爱娃》

(*Beloved*, 1987) 《爵士乐》 (*Jazz*, 1992) 《乐园》 (*Paradise*, 1999), 总结概括出三部小说对于美国黑人历史的反思, 揭示奴隶制给美国黑人带来的持久心理创伤。此外, 王守仁还注重莫里森作品的叙事艺术评析, 显示出较为成熟的批评架构思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 该论著都尽最大可能追随还原小说原貌, 再现了莫里森通过小说重构历史的蓝图。

始终依据作家最新动态作出回应, 这也是批评家创新意识的一大体现。王守仁与时俱进, 在莫里森推出新作后及时跟进后续研究, 聚焦国际前沿, 不断产出新成果, 以飨国内读者。2003年, 莫里森的长篇小说《爱》 (*Love*) 问世, 广受好评; 翌年, 王守仁便推出修订版《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 新增第九章“对爱进行新的思考”, 集中对莫里森的《爱》进行深入评析。2008年底, 莫里森推出第九部小说《慈悲》 (*A Mercy*); 紧接着王守仁便在《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发表“超越种族: 托妮·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一文。这篇文章的关注点由黑人群体扩展至包括印地安土著和白人契约劳工等在内的北美殖民地初期奴隶, 深入探讨了“奴役”的本质。王守仁持续跟进莫里森新作, 发表了“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2013)、“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 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安宁——读莫里森新作《上帝救助孩子》”(2016)等论文。

由于语言障碍、译介不足、地缘文化差异等原因, 我国对于美国拉美裔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 而且存在不系统、不平衡的问题, 早期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墨西哥裔希斯内罗斯 (*Sandra Cisneros*)、安提瓜裔金凯德 (*Jamaica Kincaid*) 和多米尼加裔迪亚斯 (*Junot Diaz*) 几位作家。王守仁较早发掘了美国墨西哥裔作家莫拉莱斯 (*Alejandro Morales*) 的研究潜力。2006年, 他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历史与想象的结合——莫拉莱斯的英语小说创作”一文, 由莫拉莱斯的英语小说扩展开来, 归纳出当代美国墨西哥裔文学的特征。文章进而追溯了西班牙殖民、阿兹特克帝国、迪亚斯独裁统治等时期的墨西哥历史, 尝试为墨西哥裔文学特征的历史文化根源给出合理解读。莫拉莱斯的小说通过再现墨西哥早期移民的生存困境以及预示未来社会的多重挑战, 强调了墨西哥民族对美国社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学虽具有虚构性, 但这虚构之中孕育着真实。莫拉莱斯的文学叙事作为史书材料的副文本, 促进了读者对于墨西哥裔乃至拉美裔移民经历的理解与共情。由此, 王守仁对于莫拉莱斯的引介是独具慧眼的, 他对于美国墨西哥裔文学的评价、定位是令人信服的。

上述研究成果印证了王守仁在美国族裔文学领域的开疆拓土之功, 他在美国非裔、华裔、拉美裔文学的传播、吸纳及研究等方面功不可没。王守仁的族裔文学研究亦呈现出继承—发展—创新的路径。他从一众美国少数族裔优秀作家中汲取养分, 吸收其作品中的人性哲思与人文关怀, 并通过对这



些文学作品的独到解读，突破了传统族裔文学批评中囿于身份探讨的范式，为世界族裔文学研究打开了更加深广、更有新意的格局。

#### 四、重构学术传统：王守仁美国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的宗旨

除了在微观层面上对美国文学开展扎实研究，王守仁对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也不乏宏观考量。他在美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领域的研究体现了诸多首创之功。他对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以评促介、史论结合，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学术传统的双重构。

鉴于美国文学研究属于外国研究，已有的学术规范多由西方学者制定，西方主流话语权由来已久。因此，中国学者编写文学史，是重构学术传统的不二法门。建国以前，我国的美国文学史编撰较少，曾虚白的《美国文学ABC》（1929）、张越瑞的《美利坚文学》（1933）以及赵家璧的《新传统》（1936）“反映了中国学人编写美国文学史的最初愿望与尝试性努力”（赵一凡 8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美国文学通史或断代史有所增多。由董衡巽等专家合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1978）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美国文学史著作，弥补了我国过去“从没有一部美国文学史”（王佐良 306）的空缺。此后，钱满素等编撰的《美国当代小说家论》（1987）、毛信德独撰的《美国小说史纲》（1988）、张子清的《20世纪美国诗歌史》（1995/2018）等相继出版，研究领域更加精细。我国百年美国文学史写作主要以编译及简要评述为主，且针对某一特定时段、特定体裁的文类史居多。相关论著大致厘清了流派、代表作家作品，以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起到了智识科普之用，是那个时期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那个时期的研究特点。

考虑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与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新诉求，对美国文学史的界定亟待摆脱美国主流框架，需要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重新建构美国文学史。针对国内一些美国文学史著作中观点相对陈旧，甚至存在一些谬误的现象，王守仁与刘海平教授一道，领衔主编了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于2000年至2002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新编美国文学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系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写的规模最大、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通史，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文学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申丹 王邦维 176-177）。该书一经出版，即获学界好评，深受读者喜爱，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编者根据美国文学演进以及我国美国文学研究的动态，在2002年版《新编美国文学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年的修订、优化及精进，于2019年推出了第二版，受到广大师生以及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认可和广泛好评，印证了《新编美国文学史》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该文学通史有三大特点，一曰“推陈出新”。《新编美国文学史》“继

承了董衡巽领衔的《美国文学简史》的传统，又学习美国当代学者的创新，从而把美国文学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韩加明 76）。文学史书写最易重经典而忘新作，《新编美国文学史》之所以“新”，首先就在于它引入了诸多国内首次使用的新材料。该书在选录过去被遗漏的重要作品时，也不忘大量引入 20 世纪以来的最新作品，更新经典作家的名单和书目，较为完整客观地展现了美国文学嬗变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文学史易机械罗列作品、简介与注释而大大削减阅读趣味，但该文学史前有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概览，每章节有针对不同主题展开的作者简介、背景介绍、作品提要及注释，后有大事年表等附录，辞趣翩翩，鞭辟入里，对作品与其所处时代的相互关系给出了独到的见解。“新”的另一表现则为视角新。编者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观点与方法，突破了美国学界对于美国文学史研究的既有知识谱系。要论述美国文学史，首要任务就是追本溯源，界定美国文学的源头。不同于以往文学史从北美殖民开发写起的惯例，《新编美国文学史》将美国文学追溯至北美印第安传统文学，这在国内美国文学史界算是首创。第四卷第三章“当代美国文学”也将“本土小说”单独列出，展示出编者的溯源意识，有助于凸显这一文学的完整发展脉络与蓬勃生机，为开展美国本土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与思路。

二曰“综合全面”。面对浩如烟海的美国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新编美国文学史》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尽可能全面地展示美国文学图景。所谓全面，既包括纵向时间跨度上的完整性，又包括横向作品选取上的丰富性。《新编美国文学史》全书四卷，总篇幅约 220 万字，参照美国内战、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将美国文学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王守仁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分析了战后美国小说从现实主义、实验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沿革路径，归纳了美国诗歌从“垮掉派”、“自白派”到新超现实主义的演变过程，并开辟专门章节讨论异军突起的美国非裔、华裔、本土裔文学。与此同时，也注重给被埋没的女性作家以足够的话语空间，兼顾文学批评理论的评述，体现了兼收并蓄、尊重包容的学术之道。这种包容还体现在看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上。针对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加剧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脱节这一现象，王守仁反对这种所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二元对立，并在《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中将“当代美国通俗文学”单章列出，批判高雅与庸俗之分的偏执思维。他主张减少过于艰涩枯燥的排他性叙事，发挥美国通俗文学的愉悦性，从而陶冶大众情操。他在为《英美通俗小说概述》这本论著作序时还提及，通俗小说“贴近时代脉搏，探讨现实世界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或是近距离的暴露实录，或是高强度的灵魂叩问之声”（《英美通俗小说概述》2），进一步为通俗文学正名。大众文化体现着中产阶级意志及文化需求，王守仁对大众文化的重视有助于解构以经典为中心的外国文学史，消解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新编美国文学史》比西方同类著作

更加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一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不仅为文学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思想动力，也为当代美国文学研究夯实了基础。这部美国文学通史在美国文学研究，包括国别研究、族裔文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几乎是每位英语专业、美国文学爱好者及研究者案头的必备书目。

三曰“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书写易受西方已有批评模式裹挟，潜意识进入西方主流话语所搭建的领地。《新编美国文学史》极具中国特色，编写理念和设计方案都是从我国美国文学研究实际出发来确定的。编者从中国学者的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出发，特别关注了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吸纳过程，以及中国文化元素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剖析中美文学文化中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趋势，为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培养跨文化视野提供依据。一方面，《新编美国文学史》精妙论述了爱默生与儒家学说的渊源、奥尼尔戏剧创作与道家思想的互文、中国古典诗词在庞德创作中的印记，仔细阐述了惠特曼、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该文学史对赛珍珠等相关作家的讨论也修正了过去的观点，对赛珍珠与中国人民的深刻友谊和她为讲好中国故事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排华浪潮，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移民、中国文化存在严重认知偏差甚至故意扭曲，这一偏见也会映射到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之中。编者正视这些带有反华排华趋向的误征误现，从逻辑裂痕切入，思索其叙事逻辑中的主观谬误及意识形态影响，并对此加以剖析纠正，使既定的东方主义知识体系分崩离析。第四卷专门追踪了美国华裔文学从产生到繁荣的历史进程，凝练中美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主题，极大拓展了我国国别文学史写作的范域，进而丰富了中国人自己的美国文学景观。简言之，编者将鲜明的中国学者立场贯穿始终，他们所追寻的目标，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作为国家重大出版文化工程，全面反映科学文化发展的最新成就，全面覆盖人类文明成果及基本知识。2015年王守仁应邀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外国文学卷“美国文学”分支的主编。他在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美国文学”的基础上加以整体规划与修改完善，补充新的内容，使其能够充分反映美国文学的新发展。比如，在少数族裔文学方面，王守仁从纷繁复杂的美国文学史中抽丝剥茧，增加了非裔美国文学、美国犹太文学、华裔美国文学、亚裔美国文学、美国本土文学、墨裔美国文学等条目，提纲挈领，条理清晰。王守仁对优秀族裔作家作品如数家珍，并且专门请专家学者撰写了美国华裔文学、美国拉美裔文学等条目，拓宽了美国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体现出极高的学术水准。第三版“美国文学”分支追求理论、文本、语境相结合，力求展现美国文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完整的学科框架体系，呈现蔚为壮观的美国文学发展图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提供的美国文学条目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准确性的特点，成为知识查询的首选和最可靠的来源。

与绚烂多彩的美国文学相伴相生的，还有灿然可观的文学批评实践。《英美文学批评史》（2021）借鉴国内外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实践，勾勒出英美文学批评的历史概貌。在编纂批评史的过程中，王守仁主张“对第一手资料细致辨析、甄选，站在今天研究者的立场上与之保持批评距离，对批评家论著的价值与影响作出较为客观的评述”（《英美文学批评史》3）。该书思路开阔，理论扎实，聚焦主要批评流派，在中国语境下重新定位诸多文学批评家与他们的思想主张，精准解读了不同理论流派的演变进程及其内在关联。

### 五、建构知识体系：王守仁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的使命

王守仁中国式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是高屋建瓴、融汇中西的。他主张国内学者从读懂外国故事向传播中国故事转化，勇于承担起外语人的使命，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大论断。他强调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美国文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王守仁在“外国文学研究要做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工作”（2017）、“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2018）、“走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道路”（2019）等一系列文章中阐发关于建构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思路，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中国元素与跨文化交流的特征。

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知识体系，首先，要有先进的思想指引。王守仁坚信，走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的道路，建构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是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走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道路”9）。我国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的。王守仁将自己所学与人民的需求紧密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重构美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学术传统，从人民的立场考察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进而确定美国文学的新经典，使美国文学研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第二，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知识体系，要在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注入中国文化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为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王守仁以此为依托，致力于将中华文明的智慧与结晶融入美国文学研究。通过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不断“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资源和中国智慧，用比较和跨学科的眼光审视外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的认识，而且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体系的关键所在”（何宁 王守仁 6）。在“外国文学研究要做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工作”（2017）一文中，王守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针对目前外国文学研究出现的难题，提出“外国文学研究要更加关注文学文本、关注现实需求、关注中国视域，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体系”。这里的“中国视域”，包括了“中国视角、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需求、中国资源等要素”（1-3）。王守仁认为，中国文学文化是英美文学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从事外国文学的学者要学贯中西，增强中国文学文化的素养，从了解外国向传播中国过渡，而且要加强“国家目标导向”意识，使自己的课题研究融汇于时代发展潮流，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如此方能为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sup>1</sup>王守仁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无论是著书立说、开展科研项目还是传道授业，他始终热切关注着人民与国家的命运，展示出扎根祖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感。

王守仁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2018）一文中进一步阐明，要通过“协调推进的策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具体而言，要做到“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并重、研究外国与关注中国并重、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29）。其中，“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并重”强调了打造一流师资队伍在建设一流学科中的关键地位，主张培养学生对文本的感知能力、思辨能力、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从而让外国文学课程成为跨文化交际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而“研究外国与关注中国并重、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则指出了中西合璧、融汇贯通的重要性。开展包括美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汲取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的智慧，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融入具体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培育国际意识、开拓全球视野，将针对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阐释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进行。王守仁组织召开了“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等多场国际学术会议，致力于搭建中外文化文明交流的多边国际学术平台。不同文明互学互鉴，才能有助于彰显世界文学的整体性，推动构建跨学科、跨国别的“学术共同体”<sup>2</sup>。协调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破解文明冲突，才能服务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打造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

第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讲要增强自主性、原创性成果的产出。王守仁认为，美国文学的研究要注重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无论是作品阐释，还是理论建构，都要守正创新，勇于得出原创性研究成果，致力于回

1 参见李霄垅：“英美文学研究现状一瞥——专访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11）：8-9。

2 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 Polanyi）在“科学的自治”（“The Autonomy of Science”）一文中首次使用“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的概念。它起初指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科学家群体，后来内涵不断延展，不再局限于科学语境。



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增强推进原创成果“走出去”的能力，是引领国内美国文学研究走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在我国的美文学研究中，翻译引介相对多于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且后者多用中文撰写。这确实推动了国内的思想文化建设，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对学术成果的国际化阐释，打造哲学社会科学高端国际化学术期刊群，解构传统的主流批评范式，让世界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我国美国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必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知识体系，进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助力。

王守仁立足中国，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打造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他的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思路与实践紧紧服务于国家战略，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底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王守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30余年来，先后经历了传承成长、开拓发展与学术创新的阶段。通过梳理王守仁在美国文学领域的代表性译著、学术论文、专著，不难发现，王守仁兼具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融汇中外文化精华。在美国文学译介与文本研究方面，他不仅发掘经典作家的学术价值，也注重剖析现当代作家的现实意义，为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对美国文学优秀作品的引介打下了坚实基础。王守仁善于批判性思考，积极捕捉学术前沿，深耕现实主义文学，并对美国文学母题进行新阐释，开辟出一条学术创新之路。尤其在美少数族裔文学的研究，极具引领性和先进性。他对美国非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美国拉美裔文学等的传播与吸纳进一步开拓了国内的美文学研究领域，丰富了世界族裔文学研究的新格局。除了对美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独到解析，王守仁也对美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进行宏观综合的考量。他在美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领域的研究也体现了诸多首创之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美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他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与教育事业为己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稳步前进，不断沉淀，在增强历史自觉中把握历史主动，体现出重构学术传统的魄力，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王守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建构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科研探索高度契合于国家需求，一以贯之地践行外国文学研究“求创新、寻真理、为人民”的使命，展现出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他融通中外，撷英采华，洞幽烛微，强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美国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王守仁知行合一，他的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知识体系建构依然在路上，其

富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 Works Cited

- Du Lanlan. "Identity Politics and (Re)Construction: Toni Morrison Studies in China." *Tamkang Review* 2 (2008): 89-106.
- 韩加明：“改革开放时期美国文学史研究述评”，《山东外语教学》5（2012）：70-76。
- [Han Jiaming. "A Survey of the Studies i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Reform Era."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5 (2012): 70-76.]
- 何宁、王守仁：“做学者型的高校外语教师——王守仁教授访谈录”，《英语研究》2（2022）：1-11+213。
- [He Ning and Wang Shouren. "Becoming a Research-Orient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in Universit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Wang Shouren." *English Studies* 2 (2022): 1-11+213.]
- 李霄垅：“英美文学研究现状一瞥——专访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2011）：1-13。
- [Li Xiaolong.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Wang Shouren of Nanjing Universit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 (2011): 1-13.]
- “美国文学研究会简介”，Available at: <http://www.casal.org.cn/index.php?s=/List/index/cid/13.html>. Accessed 22 April 2024.
-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vailable at: <http://www.casal.org.cn/index.php?s=/List/index/cid/13.html>. Accessed 22 April 2024.]
- 申丹、王邦维：《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三卷 外国文学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Shen Dan and Wang Bangwei. *60 Years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Volume III: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Studies*. Beijing: Peking UP, 2015.]
- 王守仁：“从文学的整体性来认识文学的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1991）：86-89。
- [Wang Shouren. "To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 of Literature from the Wholeness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1991): 86-89.]
- ：“一部听得见的小说——读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南京大学学报》36（1999）：5-11。
- [—, "An Audible Novel: A Reading of Ralph Ellison's *Invisible Man*."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36 (1999): 5-11.]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外国语文研究》2（2018）：29-33。
- [—, "Building the World-Class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2 (2018): 29-33.]
- ：“女性的呐喊——简析金斯顿的《白虎篇》”，《多种视角——文化及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常耀信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2-127页。

- [—.“The Cry of the Female: An Analysis of ‘White Tigers’ in *The Woman Warrior*.” *Multiple Perspectives: Essays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Chang Yaoxin. Tianjin: Nankai UP, 1995. 122-127.]
- ：“论《一个失落的女人》中的双重视角”，《当代外国文学》2（1994）：142-147。
- [—.“On the Double Perspectives in *A Lost Lad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1994): 142-147.]
- ：“序”，《英美通俗小说概述》。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 [—.“Foreword.” *Overview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opular Fiction*. Shanghai: Shanghai UP, 1997. 1-2.]
- ：“外国文学研究呼唤创新”，《文艺报》2002年12月3日，第4页。
-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Calls for Innovation.”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3 December 2022: 4.]
- ：“外国文学研究要做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工作”，《外语研究》6（2017）：1-3+112。
- [—.“On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 New Era.”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6 (2017): 1-3+112.]
- ：“走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道路”，《当代外语研究》5（2019）：4-11+129。
-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5 (2019): 4-11+129.]
- 王守仁等：《英美文学批评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 [Wang Shouren, et al. *A Histor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Nanjing: Nanjing UP, 2021.]
- 王佐良：“中国第一本美国文学史——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世界文学》5（1979）：304-309。
- [Wang Zuoliang. “The First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On *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1*.” *World Literature* 5 (1979): 304-309.]
- 杨博华：“把作家置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研究——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当代外国文学》1（2000）：174-176。
- [Yang Bohua. “Placing Writers in Certain Cultural Contexts: A Review of *Gender, Race, and Culture: Toni Morrison and Twentieth-Century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2000): 174-176.]
- 赵一凡：“走向世界的努力——兼评《美国文学简史》的编写方向”，《外国文学评论》3（1988）：84-88。
- [Zhao Yifan. “The Effort to Go Global: A Review of the Writing Orientation of *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1988): 84-88.]